

嗚嚕哇的漿糊島

六月二十九日，我毅然決然地決定暑假的旅行地點在嗚嚕哇的漿糊島。

「不行噢，暑假是要來學校上輔導課的，不能翹課去旅行啊。」當我興致高昂地說著我偉大的計畫時，我的同學，眼鏡君如是說著。

「但我就是要去漿糊島啊，這與要不要上輔導課無關。不，應該說我無論如何都要去漿糊島旅行。」我盯著眼鏡君不以為意的眼光說。「就算外星人打來，全地球人都淪為宇宙殖民地的二等公民也要去。」

就算全機場的飛機都被龍捲風吹走了也要去。

就算全世界的麵糊都溶化成了漿糊也要去。

就算原子彈被左派人士偷走，並且即將在十秒鐘後引爆也要去。

總之，我要去嗚嚕哇的漿糊島。

*

當天下午放學回家，我便和棕熊開始討論詳細的旅行行程。

「明天就決定去旅行。」我以非常愉悅地口氣說著，房間內用來對抗夏陽的冷氣冷到我們都縮在被窩裡發抖，邊發抖邊喝著應景的冰果汁。

「要去哪裡旅行呢？」棕熊說著，一邊以緩慢的動作轉動著剛填充好棉花的雙腳。

「嗚嚕哇的漿糊島。」我十分得意地說。

「噢，聽起來遙遠極了。」棕熊說著，用它那黑豆似地小眼珠（其實是兩粒釦子）細細檢視著腿上的縫線，然後小心地把線頭塞到布面的裂縫中。

「不遠啊。」我憑空拿出一本燙了金邊的書，上面寫著「無論到哪裡都適用的旅行指南」，隨便翻開了一頁，頁面上寫著「嗚嚕哇的漿糊島」。我煞有其事地開始唸出書上面的內容。

「嗚嚕哇的漿糊島，一個位於夏天中的小島，適合旅遊的景點。島上特產充滿漿糊的椰子，藏著神秘的『嗚嚕哇的寶藏』。」

「噢，聽起來真不錯。」棕熊湊了上來說。

「就決定去了。」我說。「明天就出發，待個一兩天再回來。」

當天晚上我在出發之前，寫了一封信：

「我和棕熊要去嗚嚕哇的漿糊島度過暑假，你要一起去嗎？」

然後我在信的正面流利地寫下一排英文字的手寫體地址。我只要一背英文單字，腦袋就像接了新年用的鞭炮，一串劈哩啪啦地開始炸，但這一整坨地

址卻像口香糖一樣牢牢黏在，大概是黏在腦前葉的位置吧？是那種你大叫「喂，給我滾！」都依然攆不走的那一種。

*

第一天暑期輔導開始，我一如往常早早地起來，吃了早餐再出門。出門前要對著玄關四十五度角方向以中音量喊著「我出門了」。唯一不同的是我順手將棕熊塞到書包中。「噢噢噢，我的脖子折到了！」我將棕熊的頭拉高了些，是剛好可以安全地窩在書包中又可以看到外邊的頭等艙位置。

老師在講台上說著要考大學了大家務必努力等等的立志話語。

「喂，」我對旁邊的眼鏡君說。「我要去度假了。」

眼鏡君心不甘情不願地轉過頭。我有時候覺得他聽課的樣子真像一個在河邊淘金的小老頭，佝僂著駝峰般的背，眯著細小的眼睛死命往河裡看，深怕露看了任何一顆沙只因為「那有可能是黃金」。

可是看個幾千年也看不到金砂的啊，因為這條河根本就在鐵礦而不是金礦的產地。

「專心聽課。」眼鏡君含含糊糊地應了，用本該是盯著愛人般深情款款地眼神盯著臺上禿得可以當沙漠化活教材的老師。

「要走了嗎？」棕熊探出頭問。

「嗯，走吧。」我說。「再見。」我別過頭對眼鏡君說。

眼鏡君用「你這人瘋了」的心態瞟了我一眼。

我們要去，嗚嚕哇的漿糊島。

*

「要怎麼去？」棕熊問。它拿了一張紙到我跟前。「要畫飛機然後載我們飛過去？」

「不，不用這麼麻煩。」我說。「嗚嚕哇的漿糊島沒有地址啊，它並不在北緯幾度或東經幾度的地方，它只存在於『夏天』之中噢，它是夏天的島，只要有夏天的地方就有漿糊島。」

棕熊坐下來用小眼睛盯著我。「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夏天之中。」我說。

「嗯。」

「所以就是在漿糊島了。」

棕熊疑惑地偏著頭。「嗚嚕哇哇哇！」它大叫。

我笑著，它也發現原本在教室裡的背景一瞬間改變成海灘南島風。

熱風開始浮過耳朵和臉頰，啪噠啪噠，巨大的椰子葉開始吵鬧。幾株椰子揮起葉子來幫細長的身體搔癢，搔到一半卻突然發現的我與棕熊，它們哇的一聲猛然跳起來，然後就跳到海裡濺起一牆牆水花消失了。

沙灘一片空盪盪，所有的椰子樹都跳海了。

「噢。」棕熊失望地說。「它們都不見了。」

「它們躲到貝殼裡去了。」我說。「待會兒等它們回到岸上之後原本該長椰子的地方就會變成珍珠。」

「貝殼裡就會生出椰子。」棕熊說，一邊將剛剛被濺濕的腳抓起來擰乾。

「可以這麼說。」我說，邁開腳步踩在鬆軟的沙灘上。「我們去旅遊局租導遊。」

於是我和棕熊便決定走到位在島東邊的「漿糊島旅遊局」。我們沿著沙灘走，長長的海岸線一吸一吐著夾雜綠的藍。撲嚕撲嚕，寄居蟹飛快地從面前過去，跑著跑著殼就掉了，在地上滾兩圈，光溜溜的寄居蟹咒罵著回過頭用大大的敖爪撿回殼穿上身。

一路上寄居蟹越來越多，它們排成一行奔跑著，似乎很趕的樣子。我注意到沙灘上劃有淺淺的線，交錯著像道路。寄居蟹們就是照著地下的線跑著，誰也沒有超出界。但是有的傢伙衝太快，就會撞上別人，撞上的兩人就會脫下殼放在一邊然後用手上的大敖決鬥。決鬥贏的人就把較大的殼穿走。

一些沒有殼的寄居蟹就會異想天開地穿一些奇怪的裝束在身上，像是安全帽或果凍盒之類的東西，穿久了就忘了自己其實是寄居蟹，以為自己已經是果凍，變得軟糊糊地黏在果凍盒內結果被賣到叢林裡的紀念品商店。

走了大約十五分鐘之後發現一群寄居蟹圍在椰子樹下用剪刀敖一起剪著椰子樹樹幹，椰子樹哀嚎著然後攔腰折斷，幾隻殘忍的寄居蟹跨上它的屍體把椰子扯下來唏唏呼呼地貪婪啃食。

「噢，真是荒謬。」我說。

「我們快到了嗎？」棕熊問。「就算是玩偶還是會腳酸的噢。」

「再一下下，腳有多酸？」我問著，考慮要不要停下來休息。

「有檸檬那麼酸。」

於是我決定抱著棕熊繼續走一段路。天氣很熱，抱著絨毛娃娃簡直是一大酷刑，陽光強的讓人忍不住想架個梯子爬上去直接塗防曬油在整個地球表面。

*

她一早起來發現宿舍信箱裡有封信。她打開來看，信裡有很多字，其中一行寫著：

「我和棕熊要去嗚嚕哇的漿糊島度過暑假，你要一起去嗎？」

她皺了皺眉頭，坐在電腦前開始回信。手指流利地在鍵盤上舞動有如鋼琴家。冬日空氣十分清冷，她遲疑了一下，先從床頭隨意抓了件外套披著，再坐回剛剛的位置繼續回信。

窗外微微地飄起雪來。

*

沙灘上出現了一個大貝殼。貝殼上掛著一片破爛的木板，寫著：漿糊島旅遊局歡迎您蒞臨。

「我們到了？」棕熊跳下我的手臂走進貝殼，貝殼的兩片扇面緊閉著。

「打不開。」棕熊用它毛茸茸的小手試了試，說。

「應該要說咒語。」我篤定地說。「芝麻開門。」

沒反應。

「貝殼開門。」

沒反應。

「漿糊開門。」

還是沒反應。

接下來的二十分鐘內我們幾乎用片全世界的通俗名詞。

但貝殼就是不開。

「這個爛東西。」棕熊惱火地說。

突然我們背後傳來啪嘰啪嘰的聲音，像是把一個佈滿黏液的物體放下又提起的聲音。我們同時回過頭去看，一個人……倒不如說是人形朝我們走來。

「日安！」他朝我們揮了揮軟長像水蛇的手，快步地跑了過來。他一接近我才發現他是個很不標準的人形，就像夜市賣的廉價鑰匙圈，只有粗略的手腳五官，更奇怪的是他白色的身子曝在陽光底下時就像冰淇淋一般溶化著，到處滴著黏液。

整潔問題堪憂。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日安！」我們異口同聲地說。

人形從口袋裡掏出一包吸油面紙，撲撲貼了兩張到臉上，黏液消失，看起來比較像個人樣。

「這門打不開。」我說，指著那個巨大的貝殼。「不管說什麼咒語都沒用。」

「哈哈！當然沒有用。」他中氣十足地笑了幾聲。「我出去吃飯所以把它鎖起來了。公務人員的時間是很鬆的嘛，你知道的。」

公務人員是惰性的根源？我想。「我們是遊客，想租導遊。」我簡略地說明目的。

他上下打量著我與棕熊，用奇怪的眼光。「遊客啊……我可以帶你們去遊覽呀，租金只要一個回憶就行了。」

「回憶？」

「是的，你要分享一個很棒的回憶給我。在腦袋裡清楚地想一個不錯的回憶，然後說『嗚嗚啊，回憶給你！』」看到我懷疑的表情，他又補充：「這個島上的計費方式都是這樣的噢！」

「是這樣啊。」我咕噥，閉上眼睛開始搜索腦海中的記憶。回憶，潮水不止般回湧。

那是六年前的聖誕節。妹妹一早起來就在家裡到處走，啪差啪差，拖鞋的聲音在地上拖過來拖過去。我揉了揉眼睛，從床上坐起來。

「怎麼這麼早起？」妹妹把半個身子探進衣櫃裡翻呀找的，並沒有回答。像小狗一樣在垃圾筒裡找食物？

她在衣櫃裡挖呀挖，終於挖出一個紅色的包裹來。

「找到了！」妹妹高興地說，開始坐在地下拆禮物。

「是你的禮物？」我走下床坐在她旁邊，看著一層層包裝紙剝落。

是一隻玩具熊。柔軟的棕色毛，身體實實在在地填上份量恰好的棉花，光亮的黑漆小眼睛和鼻子，彷彿隨時都會活起來蹦蹦跳跳。

「把他安排到熊熊家族裡吧。」妹妹說。

「家裡沒有別的棕色熊，就叫棕熊吧。」我說。

於是棕熊就開始從包裝紙堆中爬起來，踮著腳尖跑來跑去。

「這樣就夠了。」奇怪的黏液人說。

「什麼？我都還沒想到快樂的地方！」我說。

「這樣就已經很足夠了啊。」黏液人說。「我先自我介紹，我叫漿糊嗚哩哇達達呀呀哩哩呱二世。」

誰記得起來啊？「我叫你黏液人。」我開始撒謊。「這是我們的世界對於朋友的暱稱。」

黏液人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

「走吧。」棕熊催促。

我低頭看著棕熊，它身上的毛掉了不少，露出了底下白色的墊布。身體裡的棉花也因為長期放到洗衣機裡洗而乾扁，整隻熊縮了一圈。

過去啊過去我們都被時間乾洗了啊。

「想了解我們漿糊島就得先從人文方面了解噢。」黏液人說。我們坐了一個巨大的車殼裡，這是寄居蟹拖著的人力車。因為這隻寄居蟹選擇由廢棄的中古車作為牠的殼，所以牠也就長的越來越大直到可以扛的起整台車，然後被國民旅遊局特約成計程車。

「這就叫『什麼樣的殼造就什麼樣的寄居蟹。』這是俗語。」黏液人注意到我的目光，說。

「先從人民說起吧，漿糊島上住著漿糊族的人民。像我就是漿糊族的一員。」黏液人說，再度撲撲貼了兩張吸油面紙到淌黏液的臉上。「你知道漿糊島是『存在於夏天中的島吧』？」

「知道！」我跟棕熊異口同聲地說。

「就是因為太熱了，所以身體百分之七十是漿糊的我們一直溶化，很麻煩不是嗎？」

「為什麼不搬到別的島去呢？像是冷一點的冰箱島之類的……」我胡亂說。

「不行啊，要是離開漿糊島的話，就不是漿糊族了。」黏液人說。「到了冰箱島就會變成冰箱族，到了冰淇淋島就會變成冰淇淋族……」

「哎呀，但是你們的身體百分之七十是漿糊的事實不會改變啊，就算到了別的島還是漿糊族。」我說，逞口舌之快一直是我如影隨形的缺點。

「不不不……」黏液人說。「只要空間一改變，人的本質也會跟著改變。」

你說我變了？我覺得是因為環境改變了，自己當然不得不調整啊。這裡跟你們那邊簡直天壤地別。倒是你應該要先擔心你自己吧，要考大學了，你讀好書了嗎？我沒變啦，不要寫一些詩一樣奇怪的文字給我。你試著學用即時通吧。

信紙上如是寫著，信封上華麗的英文地址依舊。

「你在回憶嗎？」黏液人說著，拿吸管噗哧一聲插進我的腦袋。

「唉你幹什麼啊！」我大喊，棕熊嚇得臉色發白，吸腦漿的恐怖片情節出現了啊，明天報紙一定會報「遊客旅行意外！遭到吸腦漿致死！」。

「我沒有惡意……」黏液人似乎比我們都緊張。「我只是想要拿這個回憶……」

「拿回憶？」我提高聲調質問。

「是……是的。」黏液人唯唯諾諾。「我們漿糊族人沒有回憶……」

「嘎？那你們的腦袋瓜是幹嘛的？」我問。

「因為太熱了所以漿糊族人睡在水裡。」寄居蟹車正好經過了住宅區，住宅區長的像一只大水族箱，四方形的玻璃缸裡充滿了水，缸頂站著幾個漿糊族人脫掉濕粘粘的襯衫，露出白糊糊的漿糊半固態身體往水中跳，撲通撲通。

「如果晚上睡在陸地上的話身體會溶化被吸進沙灘裡的。」黏液人說。「但問題就出在這裡了，睡在水裡的話身體也會多多少少溶化一些，特別是腦袋，在睡覺時腦袋裡的記憶就隨著水溶化流走了，醒來的時候昨天發生了什麼事之類的全都不記得了噢。」

「這麼糟糕？」我說，只能維持一天的記憶？聽起來真可怕。

「所以這裡對外來的觀光客收費回憶。」黏液人逐漸溶解的五官帶有嚮往的表情。「想起過往的一瞬間真是太美好了。」

「有多美好？」

「像埋在地下三天的熟透漿糊椰子一樣棒。以你們的角度來說應該是夏天的冰可樂吧。」

「可以理解。」我說。「聽說你們這裡的特產是漿糊椰子？」

「是的，它是我們唯一的食物。」黏液人說。「你想要買回家當作土產嗎？」

「你想要嗎？」我問棕熊。

「嗯。」棕熊仍然塞著從身體露出來的棉花。

*

「這裡就是漿糊椰子海灘。」黏液人指著眼前一整排整齊的椰子樹。「我們的食物都是從中而來的噢。」

「真是壯觀。」我說，像個土財主一樣大搖大擺走下寄居蟹車。棕熊也踏著小碎步跟了上來。

椰子樹上貼著整齊的字條，寫著「巧克力」、「草莓」、「蜂蜜」等字樣。

「這些是生產出漿糊椰子的口味。」黏液人十分善盡導遊的職責。他指向幾個提著大桶子的漿糊族人。「你看，他們正在『灌溉』椰子樹。」

我順著手指轉移視線，幾個人手上的大桶子裡裝著巧克力、蜂蜜等等東西，用小杓子一瓢瓢澆在椰子樹根部。

「澆蜂蜜長蜂蜜椰子？」棕熊說，它用憤恨的眼神看著我。「你還騙我說巧克力牛乳不是從巧克力牛身上擠出來的。」

「是啊是啊我錯了。」我敷衍地說。「其實烏龍茶是龍的口水泡的。」

棕熊並沒有聽完我的話，三步併做兩步地朝蜂蜜椰子樹跑去，伸出毛毛的小手去沾樹底的蜂蜜偷吃。

「那個髒不要碰！」我大吼可是來不及了，拿著剪刀的椰子樹彎下身卡喳一聲朝棕熊剪來……。

「噢，小心！」黏液人說著，挺身跳到剪刀與棕熊之間。伴隨著恐怖的金屬開閤聲黏液人被攔腰剪成兩段。

「啊啊啊啊啊！」我大叫，兇殺案發生了，明天新聞一定會報「凶暴植物攻擊人造成一死！」

「噢噢，你沒事吧？」黏液人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站了起來。「這裡的椰子樹爲了防止寄居蟹偷吃都配備了剪刀防身。」遠方一棵椰子樹操著剪刀狠狠剪掉企圖砍斷它的寄居蟹的大螯。

「你沒事吧？」我顫抖著聲音對上下身分家的黏液人說。

「沒事啊。」他說，再度把半溶化的漿糊身軀貼合。

百分之七十是漿糊的威力真不容小覷。

虛驚一場後，我們各選了幾種口味的漿糊椰子帶回家。

夏天小時候的我跟妹妹都會坐在家裡吃冰棒。只有一枝冰棒而已卻要兩個人吃，當然是你舔一口我舔一口。

好噁心啊，你把冰棒整枝塞到嘴裡再攪一攪抽出來，或許還牽著幾絲口水。然後換我把它放到嘴裡狠很含一口。

很冰很甜真是太好吃了，更棒的是只花十塊錢我們都能吃到。

在炎熱的夏天裡分享著，我們。

「這個記憶夠付椰子的錢嗎？」我問。

「嗯嗯很夠很夠。」販售部的人說。

「應該說是你們的物價太便宜了嗎？」我苦笑。

「不不，你付出的是很珍貴的東西啊。」黏液人說。「只是你無法估計它的價值罷了。」

*

今天的尾聲我們決定去島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郵局託運土產回家裡。

「只要一想到漿糊大概都會聯想到郵局裡貼郵票的工具吧，所以漿糊島有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是在郵局工作的噢。」黏液人說。

我們現在佇立的位置是在漿糊島郵局的內部，室內有數不清的門和一張很長很長，堆滿郵件的桌子。所有的工作人員——充斥黏液的漿糊族人——拿著刷子在身上抹兩下，塗到信封與郵票上，貼合，蓋上郵戳，丟到籃子裡。每隔一段時間不同的門都會打開跑出寄居蟹，丟下新的尚未黏貼的信件，然後把處理好的信件囊括到門裡。

我走近桌子，信件很多，信封上有各式各樣的異國文字。

「有寄到澳洲的信件嗎？」我問黏液人。

「在最左邊的桌子上。」他說，我快步走到桌前。

那封寫了華麗英文地址的信靜靜躺在桌上。

我拿起它，那封信上除了郵戳外還蓋著好大一個紅色的章，寫著「查無此人，退回」。

怎麼會呢？我想。她明明已經收到這封信了。我拆開信封細細檢視著。

……你到了澳洲一切還習慣嗎？我跟棕熊一直很想你噢。你忘了帶最喜歡的棕熊過去那邊了，要不要幫你寄過去呢？你記得小時候說的漿糊島嗎？真的有這個地方存在噢。我和棕熊這個暑假要去漿糊島度假你要一起去嗎……。

我記得當時的回信是這樣的：

當然不能把棕熊寄來啊，我是刻意沒帶去的。帶去會被室友笑的啦。我在這裡壓力很大，都交不到什麼新朋友，感覺上就是無法融入大家。我已經記不起來漿糊島是什麼了，但你不要再長篇大論地寫一封信來說你的想像了，講些現實世界會發生的事吧。寫信很麻煩，你試著用網路好不好？

「姐。」你說，正午的樹影參雜著金綠的光線搖曳。「吶，你的午餐。」早下課的你總是會特地到餐部為我先買一份午餐。

「還有今天的紙條。」你說，我們從手中拿出捏得稍皺的紙條交換。你當時畫的是棕熊的冒險故事，用鉛筆簡單地一格一格畫小小的圖再寫上歪歪斜斜的文字。

我則是畫漿糊島的故事。僅存在夏天之中的漿糊島……
我們的漿糊島。

無法投遞的信，過去的你已不存在。

「漿糊島的郵戳是看不見的噢。」黏液人說。「它的郵戳上寫了『美好』，但收到信的人看不到。這個郵戳是電子信或電話視訊溝通所沒有的。」

呼吸紙面上粗糙的筆跡，那是帶著不平整不光鮮的單純感動。

拜託你試著用網路好嗎？

我真笨，我忘了現在的澳洲是冬天。
不存在的，漿糊島。
不存在的，從前的你。

*

「日安，你們是遊客嗎？」隔天上午，我跟棕熊一同出現在漿糊島旅遊局的貝殼屋前，黏液人如是說。

「他忘記我們了。」棕熊小聲說。

「嗯，他的記憶溶化在魚缸裡了。」我說。「日安，我們是來觀光的。」

「有什麼我能效勞的嗎？」黏液人說。

「是這樣的，我們在昨天玩得十分盡興。」我說。

「榮幸之至。」黏液人有禮貌地說。

「我今天想要去尋訪一個東西。」

「是嗚嚕哇的寶藏吧。」黏液人說。

*

「我們現在要去找嗚嚕哇的寶藏——『聖黃金超級粘漿糊』。」我邊走邊說。
「好蠢的名字。」棕熊說。「聽起來就像電腦遊戲裡低級的寶物。」
「大概滿低級的吧？」我說。「畢竟這個島上的東西都不高級啊。」
「要怎麼得到寶藏呢？」棕熊問。「要跟龍打架嗎？」
「應該是要通過用眼睛吃拉麵，噴火跟用馬桶吸盤垂直攀岩的考驗吧？」我說。

「搞不好是要越過有很多鱷魚的護城河再爬上公主的頭髮。」
「那我寧願吃用可樂泡的泡麵，用漿糊煮咖哩再喝生雞蛋加曼特寧。」
「都很可怕。」棕熊說。
「搞不好要用靈魂跟巫婆交換噢。」我說。
「那很好。」棕熊說。「我沒有靈魂所以我可以跟她換。」
「那樣會因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被移送法辦。」我說。「現在的巫婆可是很精的。」
「總之一定會碰到強人所難的東西。」棕熊說。
「生不如死。」我說。

我們照著已經全然遺忘了我們的黏液人指示來到「藏有『聖黃金超級粘漿糊』」的地方。

高又尖有著哥德式屋頂的白色大樓與這座島的氣氛全然不能融入，我們一踏近，自動門就開了，一陣冷氣撲面而來。

「這裡面有冷氣耶。」棕熊愉快地說。「裡面一定住了善良的巫婆。」
我仰起頭，門口的招牌很明顯地題了幾個大字：「漿糊島紀念品販賣局」。
「這是藏寶的地點嗎？」我不禁懷疑，根本就是賣紀念品的地方嘛！

「有什麼需要服務的嗎？」一個女性的漿糊族人穿著簡單的套裝，她身上並沒有不斷溶化滴落的漿糊，冷凝的漿糊泛出光滑的光芒。

「我想找『聖黃金超級粘漿糊』，你們這裡有嗎？」我問。

「當然有。」她用一種理所當然的語氣回答。

我頓時感到很洩氣：「難道這就是你們傳說中的『嗚嚕哇的寶藏』？」

「沒錯。」她說。

「這麼容易得到就不叫寶藏了……」

「但每個觀光客都想要得到啊。如果你專程來旅遊卻沒有尋到寶豈不是很敗興？」她說。「爲了讓每個人都很快樂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寶藏。畢竟大家又不是都是有下油鍋上刀山本事的英雄。」

她領我到一間看起來滿豪華的接待室。皮製的沙發底下有繁複織紋的地毯。暖色系的燈光在天花板上柔和。

「請等一下，漿糊島總裁馬上就來了。」

「總裁？等一……」話來不及說完門就被關上。

我撇撇嘴坐到沙發上，小茶几上放了一杯加了冰塊的藍色漿糊茶。

等了幾分鐘之後外頭傳來很均勻的腳步聲，喀喀喀，總裁來了。

「你好我是漿糊島總裁。」有著圓滾滾肚子，穿著乾爽西裝的漿糊族男人說。
「聽說你想要買『聖黃金超級粘漿糊』是吧？」

「是的。」我說。「只是買個紀念品而已卻要麻煩總裁親自來，真是不好意思。」

「買紀念品需要鉅款，你是我們的大客戶。」總裁說。

「鉅款？」我問。

「回憶啊，你知道島上的計費方式不是嗎？買『聖黃金超級粘漿糊』需要很多回憶。」他看著我的眼睛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們就前往付款地點吧。」

*

我們走在黑色大理石鋪設的長廊上。

「這裡好高級。」我說。「跟島上其他地方天壤之別。」

「當然。」總裁說。「因為這裡有冷氣。」

「嘎？」

「因為有冷氣所以我的腦袋並不會溶化啊，在這個島掌握記憶就是掌握財富。」總裁格格笑了起來。「美好的回憶就是人生最大的財富，我記得你們人類都是這樣說的不是嗎？」

我已經忘記漿糊島了，請你說些實際的東西好嗎？

「好的記憶只要時間改變了之後也會變成不好的記憶。」我說。

「喔呵呵。」總裁沒有回答。「你為什麼要買『聖黃金超級粘漿糊』呢？」

「聽說它很黏，可以把什麼東西都黏住。」我說。「我有非黏合不可的東西，所以我需要它。」

我想把我和你以及我們遠去的回憶再次相黏。

「你是個富人。」總裁說。「從我們的觀點看，你是個很富有的人。」他又重複了一次。

黑色堅質地板上，聲音不斷迴響著。

回想著，我們。

*

螺旋形的塔，浸泡在海水中，在藍綠色空間蜿蜒直上天頂。

「這是時間之塔。」總裁站在離塔不遠的岸邊說。「浸泡它的是記憶之海，記憶之海的海水是從漿糊族人的住宅區回收而來的，融入大量記憶的水適合培養生長中的時間之塔。」

我跟棕熊坐在小船上，怔怔看著總裁。

「你們划船到塔邊，潛入水裡從塔底開始往上爬，爬得多高就能代表你能付出多少記憶。最少要爬十層樓才能買的起最便宜的『聖黃金超級粘漿糊』噢。」

「在水底下會悶死。」棕熊說。「而且棉花會吸水弄濕。」

「水裡充滿氧氣，漿糊族人能在裡面呼吸你們也行。」總裁說。「至於棉花弄濕了再吹乾就行了。」

棕熊噤聲低下小腦袋。

「走吧。」我說，推了槳。頤長雙槳切開不平整的海面緩慢運行。

風吹皺海面上的萬漣金光，一切光耀的平靜。槳的步履踏走在水面上，一圈圈的腳印輻散。

「你要一起來嗎？」我站在船沿對棕熊說。「爲了重新建立我們與你以前主人的回憶世界。」

「嗯。」棕熊也跳近船沿。

我用腳觸碰了一下水，水溫不低，像是溫水游泳池的溫度。我爲了保險起見還是深吸了一口氣滑入水中。

咕嚕。一個大氣泡從眼前浮過，這裡不像一般的水中反而像半重力空間。我輕飄飄地下沉到了水底，時間之塔的入口。棕熊也隨後跟上，浸水的棉花令它腫了一圈。

塔內亮度適中的光線在水裡浸浸晃晃，閃閃爍爍。我不費力地踩上旋繞至頂的樓梯半漂浮上去。

水底有輕輕的吟唱聲，彷彿是教堂裡唱詩班若隱若現的歌聲。

第一層樓的窗外，只有一個很小很小的嬰兒。

第二層樓也是一個小孩，在家中的地板蹣跚爬行。

那時候，妹妹還沒出生。

第三層樓，另一個嬰兒出現了。

我發現每上一層樓，就能從該樓層的窗外看見那時候的我。

只有我聽得懂的，牙牙學語的她所說的話。彷彿有心電感應一般，我們總是那麼的相似，那麼地接近。

棕熊，以及所有的布娃娃們和我們一起坐在地毯上，講述著屬於我們的故事。

十四樓的我們，站在吹著微風的樹下等待對方的午餐，以及寫了故事的紙

條。滿天空清澈的光刺傷了徘徊塔中的我之眼，但因為在水中，所以即使流淚也看不見。

十六樓的我們，站立在盛夏的機場。柏油路上蒸騰著空氣翻滾，我的手掌被果汁的外瓶冰得麻木而無知覺。

我要走了。你說。

要小心身體，注意.....。媽媽叮嚀的話模糊在記憶裡。我的視覺停留在你背後免稅商店裡販賣的，月曆海報一類，抑或是拼圖的大圖片。

藍色的背景中襯著帶白帽子的雪山。我想起你即將要去的那個地方，有著與這裡相反的季節。

我們不再同時擁有夏天。

十七樓，我的書房裡，桌面上，信靜靜躺著。

我想伸出手穿越過塔的窗戶勾到信，但書桌的距離卻飄忽地令我無法觸碰。

我們之間就像陷在漿糊裡一樣，看似很近，我想朝著你跑過去。但腳下軟軟黏黏的，於是我便被漿糊淹了下去，吶喊著越沉越深。

你走進書房打開電腦，坐上電腦椅開始打字。

窗外飄起雪，信封一角沾上了雪的冰冷凝固。信封裡，文字間，來來往往穿越行走的漿糊族人在一瞬間僵結。所有的時間停止，掉落到一半的漿糊椰子停在半空中。

雪仍然飄著。

純白堅硬的漿糊族人都成了石膏像，一條條裂痕漫上他們的身子。

啪啦。化為粉末，風起，漿糊島逐漸風化在白沙中。

房間裡，棕熊坐在角落一點點一撮撮地將棉花塞進自己破舊的身體中。

我忘記了，漿糊島。

字從紙面上飛散，在我心裡下起的雪是一個個電腦的方塊文字，喀答喀答，堆積在我的身旁。

淹沒。

「我和棕熊要去嗚嚕哇的漿糊島度過暑假，你要一起去嗎？」

「不了，我很忙。」

*

「這些回憶足夠你拿到品質最好的『聖黃金超級粘漿糊』。」接待人員說。

總裁交給我一個金色小罐子「你絕對不能打開它的蓋子。因為聖黃金超級粘漿糊實在太粘了，只要看一眼它就會把你的目光給粘住，然後你一輩子就得盯著它不放……」

「既然不能打開那要怎麼用啊？」我抱怨。

「你要放在身邊，然後從心裡一點一滴地拿出來用。心是不會被黏住的啊你了解吧？我們的眼光手腳都有可能僵結定型，但心卻永遠是活著在呼吸的。」

我點了點頭，急迫地問：「那到底要怎麼用呢？」

「該用的時候就會用啊。當你用時會感到心裡眼睛手腳空氣，一切都變得黏黏的，這就是聖黃金超級粘漿糊在發揮作用了。聖黃金超級粘漿糊跟吃飯睡覺一樣是時間到就會進行的程序噢。」總裁說，凝固的漿糊臉上隱隱微笑著。

「我知道了……謝謝你。」我悶悶地說。

有些東西好像是無法改變的，在這一刻我深深爲了自己的無力而嘆。

「我們走吧。」我對棕熊說。「回家吧。」我轉身而走。

門口站了兩大排漿糊族人，一二三一起鞠躬「感謝您光臨嗚嚕哇的漿糊島。」他們齊聲說。

空間在扭曲，我回頭望了一眼總裁，左腳跨出門。

門外強烈的陽光吞沒了我和棕熊的輪廓，剎那間一片光明，迷炫了視覺。

*

棕熊跟其他小動物要一起去嗚嚕哇的漿糊島冒險了，可是島上只有漿糊椰子可以吃所以它們都拉肚子。不過它們的目標是找到「聖黃金超級粘漿糊」因為它們不小心把玻璃杯打破了……。

碎去的是，我們的童年。

*

一個月之後妹妹因爲學校放長假而從澳洲回來。

坐在前往機場的公車上時，我的腦袋也隨著後退的公路轉啊轉，逐漸被灰白色的線條佔領。

裝聖黃金超級粘漿糊的小罐子被緊窒地壓在背包底部，無法動彈。

機場裡還是吵雜，我們拖著行李並肩走著。一路上我們只談了一些雙方學校的事，家裡的事，爸媽親戚們的近況。

說著說著我們之間陷入了短暫的沉默。不怎麼令人自在的空白。

「關於寄信的事啊……」我試著說。

「姐，別在我忙的時候扯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你一邊看著手上的說明單一邊說。

我識相地閉上了嘴。

天空逐漸轉陰，烏雲集結密佈在遠方的天上，擴散著，籠罩著我們。

雷陣雨暴落了下來，嘩啦嘩啦，每一滴雨都像小型的雷開綻在車窗上。

千萬顆水珠就像千萬顆眼睛盯著我們看，加上公車上潮濕的氣息令人無法呼吸。

我們無言地坐著，沉重的行李圍繞著我們，壓在我們腿上膝前。

冷氣和濕氣在內車窗上交錯成了一層薄霧氣，暫時掩蓋了窗外因急雨而狼狽的市街。

我回頭偷偷覷著，你正盯著雨傘上逐漸併大的水滴發呆。

我深吸一口氣，下定決心。

我的手指開始滑動在車窗上，吸附著水的沁涼。

「你看。」我拍你的肩。「這是棕熊。」

車窗上簡單的小熊輪廓被下墜了水珠打亂，一滴水貫穿過小熊眼睛鼻子，有如眼淚一般。

「這是漿糊島。」我再畫了一個半圓形的小島以及椰子樹。「棕熊要去漿糊島旅行……」

我緊張地注視著你。

「因為棕熊要去尋找漿糊島的寶藏……」你愣了一下，接口說。

被畫出圖形的玻璃再度透明出滂沱的雨勢。雨絲密的沒有一絲空間，看不見遠方，一片白茫茫。

空間凌亂了起來，景物白的像浸在漿糊中一般。心黏黏的，眼黏黏的，一切都黏了起來。

那是我們的漿糊島。

僅存於夏天之中，嗚嚕哇的漿糊島。

（完）